

桂 苑

刊头书法 侯荣康

噩耗骤至,悲恸万分。

原上海市徐汇区书画协会首任会长林曦明先生,于2026年6月7日16时06分,在上海安详辞世,享年102岁。噩耗传来,心绪难平,过往数十载与林老相交相伴的点滴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久久无法释怀。

时光回溯至2000年元月,我被上级调任园南文化馆馆长助理,主要分管上海市徐汇区书画协会,统筹书画培训、文艺活动等相关工作。彼时听闻协会会长、副会长皆是沪上书画界德高望重的名家前辈,初涉岗位、未曾研习书画的我,内心满是惶恐与不安。

该如何与享誉上海画坛的林曦明老先生及一众书画大家沟通协作?出于对工作的敬畏与负责,我唯恐自己能力不足,耽误协会发展。

面对我的畏缩心态,局领导

笔墨寄哀思 清风忆先贤

沉痛缅怀林曦明先生

□ 陈 峨

严厉开导我后,只能遵从安排,接手这份沉甸甸的工作。

到岗之后,馆长当即布置紧急任务:让我逐一联系九位协会会长、副会长,通知众人次日下午两点至园南文化馆参会,共同研讨年度工作计划与书画培训相关事宜。我深觉压力重重,硬着头皮拨通了林曦明先生的电话。

电话接通后,我拘谨地表明身份与来意,心中暗自揣测:林老年事已高,又是顶级书画名家,大概率会婉拒参会。未曾想,林老待人温和,当即爽快应允。那一刻,悬在我心头的巨石骤然落地,也让我对这位传奇前辈心生无限好感与期待。

次日我早早抵达会场,认真清扫整理会议室,满心期待各位艺术家莅临。片刻之后,房门被轻轻推开,一位精神矍铄、气质儒雅的长者缓步走入室内。初见之时,我难以相信这位神采奕奕的老者已年过七旬。我下意识以为这位长者只是访客,正准备开口询问。

未曾想长者率先开口,直呼我的名字:“你是小陈吧?”我连忙应声,老人笑着自我介绍:“我是林曦明。”我又惊又喜,连忙上前接待。更让我倍感温暖的是,林老亲切地告诉我,得知我的爱人籍贯温州,二人也算同乡。他直言往后工作上若有难处,大可直接开口相助。

随后,其他协会领导陆续到场,整场会议在林老的牵头协调下,高效有序完成年度工作规划。

后来因我调离文化馆,自此与林老的见面次数日渐减少。可即便往来变少,每逢节假日,林老总会托文化馆馆长代为转达祝福,勉励我潜心做事、稳步成长,期盼我未来能重回书画协会,深耕徐汇文化事业。这份来自前辈的惦念,时至今日,依旧温暖着我。

2004年9月,承蒙组织信任,我调回文化馆担任馆长,再度分管徐汇区书画协会工作。林老已年过八旬,依旧坚守会长岗位,心系协会发展与书画文化传承。

2008年,我牵头策划漕溪公园“百名画家画牡丹”大型公益书

画活动。活动筹备阶段,业内同仁一致提议,由林曦明老先生提笔开画,为整场活动拉开序幕。彼时八十五岁的林老,艺术造诣颇深,面对此次活动为纯公益性质,他欣然应允参与。不仅如此,他还主动提出无需我方专车接送,届时自行打车前往活动现场。

长者格局,高山仰止。活动当天,在林老的引领带动下,整场活动圆满落幕,先后获得数十家主流媒体宣传报道,收获书画行业与广大市民的高度赞誉,成为当年徐汇文化事业的标杆性公益活动。

百年光阴,笔墨一生。回望林曦明先生的一生,他潜心深耕书画艺术,以艺修身、以德育人,淡泊名利,谦逊向善。数十年如一日助力徐汇书画行业建设,培育无数书画人才,为区域传统文化传承、文艺事业发展筑牢根基。其高尚人品、精湛艺术品,是所有文艺从业者、后辈学子毕生学习的榜样。

斯人已逝,丹青永驻;风范长存,薪火不息。

(作者系上海市徐汇区书画协会会长)



■ 静夜思(摄影)

倪修龙



■ 马肖形印(篆刻) 陈永春

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由来

□ 马信芳

上海国际电影节日前发布消息: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定于2026年6月12日至21日举行。

此时此刻,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诞生像电影一样又在我的眼前回放。2012年6月,时任上海市文联主席、电影导演吴贻弓接受我的采访。当我问起举办上海国际电影节话题时,吴导演说,我们要有自己的国际电影节,这是几代中国电影人的梦。1993年,在经过艰苦的努力之后,我和我的同事们靠着我们自己的摸索和努力,终于成功地举办了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我知道,吴贻弓为这个电影节倾注了他的全部精力。这天他恍如回到了当年,依然十分激动。

上世纪80年代中期,

上海电影事业发展迅猛,一批德高望重的艺术家张骏祥、徐桑楚、谢晋、白杨、秦怡等顺应电影发展的潮流,积极倡议要在上海举办国际电影节。1991年末,作为当年上海市政府十件实事之一的上海影城和相邻的银星假日酒店相继落成,1992年秋正式对外开放,为日后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提供了艺术交流、影片首映式、电影展映等活动的最好场所。

1992年上海提出的申请举办国际电影节的计划,很快就获得国务院的批准。

为此,1993年初,在时任上海市电影局局长吴贻弓的带领下,相关人员去德国考察柏林电影节。由此决定上海国际电影节可参考柏林电影节办节模式。此

外,上海市电影局又及时和设在巴黎的国际制片人协会取得联系,按举办国际电影节应有的程序,予以申报,这样,确保了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邀请国际影片参赛参展的如期进行。

1993年10月7日至14日的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如期举行。开幕式当晚,新落成的上海影城迎来近千名中外来宾。电影节期间,主会场设在上海影城,另有大光明等8家电影院为分会场。

8天丰富多彩的电影节活动圆满完成了电影节预定的全部程序,20万观众观摩了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167部参赛参展影片。共有200余名中外记者对电影节进行了采访报道。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获得了巨大成功,经世界国际制片人协会的严密考查和论证,上海国际电影节被列入世界九大国际电影节行列。

下乡访友,刚进村口,便闻到一缕熟悉的栀子花的香味,驻足观望,只见一户庭院中有一棵栀子树盛放,透过围墙栏杆,满枝白花耀眼夺目。见此景致,张祜在《信州水亭》中的诗句又在耳畔响起:“尽日不归处,一庭栀子香。”

栀子树是乡下人家最爱种于庭院的树,它枝叶碧绿,四季常青。到了五月浅夏,树上的白色花蕾悄然破苞,一朵朵洁白的花缀在绿叶之间。南风一起,满庭幽香。那香气沾染衣裳、头发、书包,就连说话,也带有香味。难怪汪曾祺说它“香得掸都掸不开”。

栀子花开的季节,若你正行走在南方的村庄上,就能遇见那些坐在庭院栀子树下,剥着蚕豆,嗅着花香的乡人。小时候我们孩子贪玩,在外玩累了,喘着粗气跑回家推开院门,微风裹着栀子香扑面而来,此香不浓不燥,不甜不腻,闻之惬

意,人心霎时宁静安详。

望着这庭院满树栀子花,我不禁想起自己刚从部队转到地方工作那会儿,每年夏天,母亲会从家中庭院里的栀子树上摘下很多尚未开放的蓓蕾送来,总对我说,做人做事要像栀子花一般,一尘不染,持一颗清白本心。这时,我会挑几朵放在办公室电脑旁,花虽无言,暗香自溢,静静陪伴我,时时提醒我不可偏离正道,直到退休那天,所有付出都化作了内心的满足。

一阵微风吹来,香气便随着风穿过栏杆飘过来,一旁的枝叶沙沙作响,像轻轻唱着一首无名的歌,唱那院中的栀子花不攀高枝,不逐热闹,独守寻常庭院,只是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拼尽全力绽放。或许我们都应像这栀子花,没有耀眼的光环,却有着栀子花那样洁白与初心。

一庭栀子香

□ 陆金美